

作者	醫學系 楊捷淳
作品名稱	心與雪的溫度
<p>第一章</p> <p>自小學父母離異後，便跟著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父親」這二字在我的印象裡，是既模糊又令我恐懼的.....</p> <p>半夜的爭吵聲、碗盤的破碎聲、自己的哭求聲，在我腦海中不斷迴響。日復一日，在爭吵聲下驚醒，吼罵聲中沉睡。這個輪迴直到我十歲那年父母簽字離婚後才停止。</p> <p>八年來，母親雖然經濟狀況不理想，她還是盡可能的不讓我的成長經歷有任何缺憾。她兼了餐廳服務生和飯店清潔的工作，為了我掙學費、制服費、畢業旅行費、生活費。這幾年過去，她憔悴不少，頭上也多了許多白髮。</p> <p>今年高中畢業，我想先找份工作來分擔母親的辛勞，且家裡也無法負擔大學的學費。而工作還沒找到，噩耗卻先傳來。</p> <p>母親被診斷出惡性腫瘤，發現時已是末期。三個多月後，母親在醫院離世前，父親終於出現了。</p> <p>這是這八年來第一次三個人重聚，也是最後一次。</p> <p>第二章</p> <p>「前往千谷市的旅客，請從 B6 登機門登機.....」</p> <p>我正在搭機前往父親這幾年工作與居住的地方：千谷市。一個眾多高山環繞下的寒冷小城。</p> <p>對於未來的生活，我毫無頭緒，而對千谷市的印象，便是當年父母爭吵最常提及的地方.....</p> <p>「你去這麼遠的地方?!把我跟小坤獨自留在這你捨得嗎?要做氣象研究為何一定要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在你心裡我們倆始終比不上你所謂的『研究』嗎?!」母親哭著說。</p> <p>「我是去工作，又不是都不會回來。再說，這個機會很難得，千谷地區的氣候異常是學界一直很重視的問題，這次我能入選當地的考察團隊，一直是我爭取許久的目標。在那的薪水也比我現在在學校兼課的收入高。為什麼妳就不願意支持我?」父親回答，看來母親的眼淚並沒有換得父親的轉念。</p> <p>接著是無止盡的嘶吼與哭泣，伴隨物品摔落地的聲音，「砰」一聲，父親甩門奪門而出.....</p> <p>「各位旅客,我們即將抵達千谷市,請記得您的隨身行李.....」機上廣播把我從童年的噩夢回憶裡喚醒，醒來摸了摸臉頰，臉上還流著幾滴溫熱的淚珠。</p> <p>來接機的是父親，那個曾經離我與母親而去的男人。從機場開車到他工作的觀測站大約要一個半小時，一路上他講著自己的工作，他這八年來在這的一切。他希望我現階段先在他的觀測站裡幫忙，明年再來想讀大學的事，順道問了我這幾年的生活。我大多是看著窗外，沉默或隨便應個幾句。</p> <p>「我知道自己是個不盡責的爸爸。當年跟你媽媽離婚，這幾年在異地工作沒有盡到照顧你的義務，也不知道你和你媽媽過的是那樣的生活.....」他突然轉了話題。</p>	

「你媽媽又是個不喜歡求人的人，即使已經沒錢了，還是堅持自己養活你，沒有向我求幫助過，而我的工作又在這麼遠的地方，最後她累到身體都出了問題.....，這是我的錯.....，那時沒能關心到你們，讓你過好點.....」父親講著講著似乎哽咽了。我不明白既然他現在那麼後悔，那這八年來怎麼對我們母子不聞不問，對於他的坦白，我仍舊選擇了沉默。

很快的，觀測站到了。位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腰上，這裡的溫度比剛到機場時更加寒冷。進去後，他向我一一介紹他的同事們，然後帶我去我的房間休息。

父親是考察團隊中的氣象學家，千谷地區的異常暴風雪和異常氣壓值一直是政府頭痛的問題，於是當年選派了一批團隊到當地駐點探察，父親就是第一批團員之一。而當地的災情消息多被政府壓下，新聞鮮少報導。但聽父親說，離這觀測站兩公里外在十幾年前原本有一小村落，但一場異常暴風雪，造成五十多人罹難，無人生還。

第三章

陽光從窗戶透了進來，這早晨的陽光也是挺溫暖的，與我昨晚初到千谷的天氣有不小的落差。昨晚因長途搭機的疲憊，我沒放太多注意在房間和週遭，倒下就睡著了。

我的房間雖然小，但家具還是挺齊全的，床板、書桌、暖氣狀態都算良好。書桌上放了一個相框，上面是父親跟一位陌生男子的合照。令我有些訝異的是，那名男子也穿著考察團隊的制服，但昨天父親在一一介紹同事時並沒有看到這個人。「大概是昨晚他剛好不在吧！」我沒有想太多，梳洗後便前去用早餐。

員工餐廳有專人為這裏的人準備三餐，其實挺豐盛的，但我實在是沒什麼食慾，自從母親生病過世到現在，我也消瘦了不少。

「小坤，這一年你就好好休息，這幾年你辛苦了了齣！現在各個大學應該都開始上課了，休息一年明年再來想讀書的事也好。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李伯伯講，不用客氣！」開口的是坐我對面用餐的李伯伯，他跟父親一樣是當年第一批來這考察的團員之一。

「好的，謝謝李伯伯。」李伯伯跟父親不同，外在內在都給人很慈祥溫暖的感覺。

今天父親有事到市區裡去，委託李伯伯帶我熟悉一下環境和要在這幫忙的事務，大概就是在這打打雜、處理一些簡易的文書工作，並不會太繁重。

「小坤，以後這個位置就是你的了，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或者問旁邊的珍妮姐。還有呀，盡量不要自己一個人在山上亂跑，山上的天氣...比較危險，可以的話還是盡量待在觀測站裡。要下山到城裡買東西，我和你爸爸都能載你去。」李伯伯帶我看完環境後，態度轉為嚴肅地告誡我說。

一整天過去，今天需要我做的也只有影印幾份文件。整天坐在辦公桌等人交代工作還是有些乏味，我開始翻閱放在櫃子旁看似要當成廢紙丟棄的資料，有張紙條吸引了我的目光.....

「這次的暴風雪過後，目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這種千谷地區的小範圍暴風雪的發生頻率還無法預測，但已經可以歸納出常發地區。據一名目睹這次風雪的當地居民表示，他在風雪快發生時看見一名陌生年輕的白衣女子往山上走去，推測該女子應為遊客，目前仍未有遊客走失或發現遺體的回報.....」

這些字是手寫的，紙已泛黃，看起來應是觀測站員工所留下，也是我第一次從父親外的來源獲知千谷暴風雪的訊息。這八年來，父親都是待在這樣危險的地方因而對我們不聞不問嗎？

第四章

晚餐過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時間了，晚餐很豐盛，有牛排、烤雞腿、馬鈴薯沙拉。不禁想起以前母親仍在世時，雖不會有這麼高檔的食材，但她的手藝總會把平淡的食物變為最美味的料理。想起以前跟她兩人一同用餐的時光，眼眶又有些濕潤。

「去運動好了，幫助消化，也能轉換些心情，反正整天悶在室內也不好，不如去外面散散步。」我這樣告訴自己。

父親此時還未回來，現在去外面散步，回來時正好可以詢問有關下午那張紙條的事。決定好後，我穿好衣服後便出門散步。

我並沒有忘記李伯伯的話，所以只打算在附近繞一繞便回去。出門時對了對時間，晚上六點三十八分。儘管時間仍不算太晚，但可感覺到晚上的寒氣已有些難承受，寒風吹來已經不能用冷來形容，像是一根根冰針刺在臉上，兩頰都快沒了知覺。觀測站幾乎是這山區中唯一的建築物，到了室外，我只看到初冬覆蓋的雪地和在遠方無止盡環繞的山巒。觀測站在這自然的白雪世界中顯的特別突兀，一棟六層樓高、外面放置各式雷達、氣象儀器的現代建築就這樣赫然闖入了白色的原始世界。

這附近並沒有路標或特別的標的物，若沒有突兀的觀測站，那我想在這整片白色的世界中走到迷失方向也不是件奇怪的事。走路的運動量有些不夠，我開始小跑步，也順便能暖暖身子。已經好幾個月沒這樣活動筋骨了吧？記得以前都有每天慢跑的習慣，三四個月沒運動了，希望體力沒變差才好。天氣愈加惡劣，我想這樣運動量也足夠，是時候該回去了，看了看時間，七點四十五分。轉身準備回去，令我大感驚訝的，我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怎麼樣也看不到原先那棟醒目的建築物！我很確信自己剛剛在慢跑時眼角餘光都有留意測站的方向，以免自己迷失方向。「大概是風雪變大了，影響了視線而已，我應該還是在測站附近。」我先冷靜下來告訴自己。四處都是白茫茫的雪地和高山，附近並沒有能做為參考點的事物。我繼續在附近走著，試圖在這已模糊不清的視野中找尋測站的蹤影。

風雪越來越大，我開始知道自己已是沒有方向地亂走。想起口袋內的手機，打給父親、李伯伯、珍妮姐，都打不通，這裡根本收不到訊號阿！難道我就要一個人迷失在這白色國度了嗎...？風雪的強度已經快超越我能負荷的極限，身體越來越無力，雙腳的僵硬感使我無法再行走，頭越來越重，眼睛也逐漸睜不開，媽媽，我就要去找妳了嗎...？

第五章

記得是升小一的暑假，爸爸跟媽媽帶我去遊樂園。「爸爸！媽媽！我想吃那邊那家冰淇淋可以嗎？」「好，小坤乖，給你五十塊，去那排隊買，爸爸跟媽媽在這等你」爸爸給了我錢要我去買，可正當我興高采烈買好冰回來找他們時，他們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裡。「爸爸！媽媽！你們在哪裡！」焦急的我開始哭了，無助又慌亂。突然一雙手一把抱住了我，「媽媽跟爸爸在這！小坤不怕！」是媽媽還有爸爸的聲音，三人緊抱在一起。

剛剛的回憶是夢嗎？我現在死掉了嗎？睜開眼，視線好模糊，隱約看到一個女生坐在我面前，只看的出她穿著白色衣物，皮膚相當白，五官和輪廓完全看不清楚。難不成現在也是夢嗎？這位女子，是來接我上天國的嗎？她似乎在打量著我，我躺在地上，連開口問她是誰的力氣也沒有。她用她的手，摸了我的臉頰，拭去我臉上的淚水，終於開口：「人的眼淚，是有溫度的嗎？」她又重覆了一次：「人的眼淚，是有溫度的嗎？」她的聲音聽起來憂傷，又帶有幾分疑惑。難不成是她救了我嗎？我想開口，卻沒有力氣.....

「小坤！小坤！你終於醒啦！昨天不是還千交代萬交代你不能一個人亂跑嗎！怎麼不聽話呢？」這是李伯伯的聲音。我看了下四周，這是我的房間，床邊坐著父親和李伯伯。

「昨天晚上我一回來，李伯伯就焦急地說你不見了，我們倆四處找才發現你倒在觀測站後門不遠處。」父親說。「以後不能再隨便自己一人出去了！知道嗎！這裡的天氣真的不是開玩笑的。」父親的語氣聽來有些生氣。

「好啦！先讓他一個人休息，今天你就在房間好好歇著，先不用上班好了，現在應該還沒什麼力氣吧。」李伯伯緩頰說。

「好，對不起，我知道錯了，昨天是我自己亂跑出去散步，以後我會注意的。」向爸爸和李伯伯解釋完昨天為何會出去後，他們便留我一人在房裡休息。昨天果然是夢吧，那個穿白衣的女生是我昏下時夢到的吧！我開始思考那句話的意思，到底為什麼會夢到這麼奇怪的場景呢？

白天一整天，我都在想那名白衣女生的事，雖然畫面很模糊，但仍記得她摸我臉頰、拭去我淚水的感覺。那觸感很冰冷，像被冰雪滑過般。我想到了昨天下午在紙條中提及的白衣女子，一樣是風雪中，一樣身著白衣，一樣是年輕女性，這個巧合不禁讓我毛骨悚然。「一定是因為昨天下午看了那紙條的關係，所以晚上散步失溫暈倒時才做了這樣的夢。對的，一定是這樣的！」我為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

晚餐時間，我與父親和李伯伯同坐一桌用餐。

「小坤，身體還會不舒服嗎？」李伯伯問。我搖搖頭。

積了一整天的疑問，我把紙條的事向他們提了出來。起初父親和李伯伯並不明白我的意思，直到我走去昨天的櫃子把紙條拿了過來。這時父親和李伯伯沉默了許久，原以為是因為白衣女生的事，但並不是。

第六章

「這張紙條是八年前我們一個同事寫的。」父親開口。

「大家叫他孫哥，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我一直以來最好的朋友，他跟我一樣熱衷於氣象。那時，考察團隊招人的訊息一出，就是他邀我一同來的。我、孫哥、老李八年前一起到這工作，一起來調查千谷異常暴風雪。很快的，我們剛到後不久，就發生了一起小型的暴風雪，那張紙條應該是孫哥他調查後準備寫的報告。可是當時沒有人相信受訪居民所說的話，只有孫哥相信可能真的有遊客受困。派遣搜救隊去搜尋那名白衣女子的申請也被駁回了，孫哥他那時很氣，隔天就自己穿好裝備出去找，沒想到就遇到更大的暴風雪...就發生憾事了，那時動員了大批搜救隊也沒能找到他...」父親罕見地說了這麼多話，神色有些凝重，我都不知道原來父親背後有這段故事。現在終於知道書桌上相片中跟父親合照

的人原來就是孫哥。

李伯伯接著說：「自從八年前小孫那場意外，你爸爸就更致力於要找出暴風雪的真相，畢竟這算是小孫他生前的心願。更不用說連小孫他自己也是死於暴風雪的。這八年來，你爸爸幾乎都把心放在研究上，可是卻苦了你跟你媽了……」聽完我總算瞭解為何這八年父親都在這裡工作而幾乎沒回來探視我的原因了，但即使如此，八年來所造成的缺痕，也不是這麼容易就能抹平的。

原只是想問問紙條上白衣女子的事情，沒想到卻因此得知如此沉重的事。這一整晚，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絲毫無法入睡。八年來，父親因為朋友的生前理想，而把自己全奉獻於研究跟考察上，可以理解他這八年來的辛苦和壓力。但那我和母親呢？難道我們就是可以先被犧牲的嗎？自從他們離婚後，我們過的日子又何嘗不困苦？想起母親當時總是比我早起，比我晚歸，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日日夜夜，都必需為了家裡的生活費苦惱，想到這裡，還是不能完全原諒當時父親無情的離去和八年來的不聞不問。

第七章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開始習慣這裡的工作和生活。父親在我辦公桌旁的書櫃放上了一排書，說我在沒被交代工作時可以看，他要我這一年還是想好自己未來大學想讀的方向，雖然是這麼說，但我現在根本沒有頭緒，高中時我根本沒想過要讀大學，成績也不好，只想趕快畢業出來幫忙分擔母親的辛苦。下半年才會陸續有各大學的申請，還有一段時間可以煩惱。

假日父親都會載我到市區逛逛，千谷市中心雖然小，但百貨公司、電影院、賣場之類的還是有的，至少跟觀測站那種鳥不生蛋的地方比起來，市區還是有意思多了。

沒有交通能力的我，在這種地方還是相當不方便。這裡到市區沒有公車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唯一的方式就是開車前往。這樣不僅工作上我沒辦法幫忙到市區買東西，假日也一定要麻煩別人載才能到市區逛逛。跟父親商量過後，他同意教我駕駛汽車。

在一週的練習，與接下來一整週每天父親陪同我市區、觀測站的路線來回後，他終於放心讓我一人獨自駕駛，但條件是出發前一定要經由他的同意，並且只能開到市區，不能開到山上其他地方。

「珍妮，今天有一些信件需要麻煩你到市區的郵局去寄。然後傳真紙和一些用品可能也得麻煩妳去買了。」坐在珍妮姐對面的同事交代著。

「好的，沒問題。」珍妮姐回應。

「珍妮姐，讓我去就可以了，妳這邊還有工作要忙，我去就好了。」聽到有這個機會能讓我自己開車去市區，我眼睛一亮，於是自告奮勇。

「小坤？你可以嗎？你不是不久前才學會開車嗎？」珍妮姐有些遲疑。

「放心，我會好好開，也會跟爸爸說的。就讓我去吧。」

看到我篤定的樣子，珍妮姐還是同意了，她把信件、購買的清單、還有公務車鑰匙交给了我，並提醒我一定要小心，告知父親並且獲得同意後，我終於可以嘗試一人開車到市區了。

開下山到市區大概需一個小時的車程，現在才中午，應該能在天黑前回來。發動後，

我便照著熟悉的路線出發。路上的景色相當單調，只有一條不顯眼的山路，與兩旁稀疏的針葉林樹木，沒有房屋，也沒有任何人的蹤影。

開著開著，一個景象使我愣住了。旁邊的樹林裡似乎有一個女生的身影，雖然不大清楚，但我很確信那是人的身影。我趕緊把車停下，下車往樹林走去。

「有人在那嗎？」帶著點害怕，我鼓起勇氣地問。沒有人回應。

咻一聲，我聽到了樹林裡疑似有人跑過的聲音，我趕緊依聲音的方位追了過去。看到了，是人影沒錯，又是那身穿白衣的女生。我的直覺告訴我她就是那天我在大雪時暈倒看見的女生。

「等等！那天是妳救了我嗎？不要跑了好不好！」我邊喘氣著邊說。

前方的人影停住了，她沒有回話。她轉過身，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的容貌，雪白的肌膚，標緻的五官，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美麗的女子。她示意我站在原地，手一擺動，寒風呼嘯而過，雪花降下，一片又一片，沒多久身旁的樹木全被白雪所覆蓋。看到這景象，我呆住了。

第八章

「雪花孤獨而美麗，凡人群聚卻醜陋。你快走吧，我跟你本屬不同世界。人們不信我的存在，遇見我多沒有好下場的。」她終於開口。

難不成她就是傳說中會出現的雪女？沒想到雪女真的存在。

「上次為什麼要救我？」我問，我並沒有聽她的話走掉。

她沒有回答，準備轉身而去。

「誰說人類都不信你的存在，我就相信阿！妳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就這樣什麼都沒問清楚就讓妳走掉！」我繼續說。

她轉身停住了，轉而拉起我的手，示意我跟著她走。穿過層層樹林，映入眼簾的是一幅令我吃驚的景色。白色高雅的房屋，旁邊有溪水和瀑布流經，坐落在山林圍繞之中。看起來這美麗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她帶我進去，裡面的家具擺設與一般人家中無異，差別是一切都是冰磚雕砌成的。

「因為感覺你不一樣。」她開口。

「那天見你倒在地上，流著熱淚，你的眼淚如同能融化我掌中的雪。你似乎為什麼事真心地流淚著，我沒有過這種體會，好奇而救了你。」她接著說。

我把那天夢到小時候與父母一同到遊樂園遊玩的事告訴她，並說了自己為什麼來到千谷，還有自己對過世母親的想念。

「這就是人類的『親情』嗎？重要到可以用真心流下溫熱的淚水。」聽完後，她問。我點點頭。

「人類的感情，真是複雜。我見過的人類自私而愚蠢，你似乎不一樣。」她說。

「我叫小坤，那你有名字嗎？」我問。

「名字？那是什麼？」她有些疑惑。

「名字就是人與人間，或朋友間的稱號，不如我來幫妳想個名字吧。」我回答。

「就叫妳淇好了，這是我幫妳想的名字。」我說。不知為何，突然想幫她取這個名字。

我把字寫在地上給她看。

「淇嗎？好，我的名字是淇。」她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她笑。

想起紙條上提到的白衣女子，以及暴風雪的事。想一想會不會是跟她有關，我還是忍不住把疑問向她全部提了出來。

聽完，她神色略顯憂傷，暴風雪的事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至於當年的白衣女子可能是她沒有錯，畢竟這裡除了她應該沒別的雪女了。她只知道，自從她有印象以來，她便是一個人孤獨地在這山區生活著。

「雪花雖美，卻能致人於死。多年來我獨自在這生活著，有印象以來，附近總會發生暴風雪，看人們被雪海吞噬。而我在風雪中安然無事，我明白自己對人類來說就像暴風雪一樣危險。」她說。

「哪會？妳不就救了我的命嗎？妳怎麼會危險？」我說。

她又笑了，她的笑容很美。「時候不早了，你也該回去了吧？」她說。

阿！這時我早就把要去市區辦的事忘的一乾二淨，匆匆向她道別，我準備要離去。

「小坤！那我是你的朋友嗎？」離開前她叫住了我。

「當然！」我肯定地說。

那天去完市區回到觀測站，還是被問了怎麼那麼久才回去，我隨口編了個理由說自己肚子餓所以在市區吃過飯才回來，父親也就沒有多問。

回到房間，我滿腦都還是想著雪女的事。想著淇的樣子，我在紙上畫了一幅她的畫。小時候母親是我最常畫的人，每當我畫好她的樣子給她看時，她總會先稱讚我，一邊開心的笑著。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畫母親外的女性，我很謹慎地畫著，總算是畫完了。話說回來，雪女、異常暴風雪，來到這裡後實在遇上太多奇特的事了。

第九章

隔天下班後，我編了個理由告訴父親自己還想開車到市區一趟，他雖有些困惑，但還是答應了。

我循著昨天的路線，開到昨天停下車的地方，再憑自己的印象穿過樹林，走到那美麗的房屋前。原來她早就站在門邊等我。

「妳怎麼知道我來了？」我驚訝的問。

「我是雪女，週遭的風聲、雪聲、氣流的變化我都能感應的到，你開車來的一公里外我就知道是你來了。」她稀鬆平常地說。

「這個給妳。」我把昨天為她畫的畫遞給她。

「哇！好美啊！」她又難得的笑了，看見她笑，我就放心了，至少她是喜歡的。

這一天，她帶我在山上四處遊歷。明亮的月色照在皎潔的地上，雪地上閃著皎潔的月光，相互輝映著，實在美麗。她帶我到頂上的山崖，往遠處眺望，山嶽一層層環繞，而下方的山谷被冰河壯麗地雕刻，好似一幅畫一樣，她一拂袖，千片、萬片的雪花紛飛落下，這是我來到千谷後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美景。時間彷彿在此刻止住了。

離去前，她開口：「小坤，這在內心暖暖卻又不捨的感覺，就是人們所說的『感情』嗎？」她的話有些讓我吃驚，我低下頭，雙臉脹紅。「應...應該是吧...」我回答。

那天之後，我一有機會就會爭取開車外出來找她的機會，更不用說假日的自由時間了。有時她帶我在山上四處遊走，說著自己見過的種種。有時她帶我進房子裡，單純聊著，她聽我述說童年的回憶、過往的一切，雖然她時常表現出疑惑，但總是認真的傾聽。遇到她後，我也開始笑了，自從母親去世，好久沒有真正開心的笑過了，這些日子讓我忘掉之前的悲痛。直到那天.....

那天是假日，我依往常的路線開車前去找她。那天天氣有些不對勁，外面似乎正颳著風雪，我不以為意，繼續開著車照著路線前進。下了車，迎面而來的風雪比剛剛更加強勁。意外地，淇今天並沒有在門口迎接我。

「淇，妳在嗎？」我往屋內問。

風雪越來越強勁，我開始站不住了，我試圖想躲進屋內，可風實在太過強勁，我完全無法抵擋。

「淇，妳在那嗎？」我重覆地問。

「你就是讓那個女人墮落的人類吧？」來自一個不熟悉的聲音，不是淇的聲音。

讓我驚訝的，出現在我面前的，是跟淇一樣身穿白衣且皮膚白皙的女人，但不同的是，她給人的感覺兇狠，跟溫順的淇不一樣。難不成，她跟淇一樣是雪女？

「人類都是自私又貪婪的，同為雪女的她，竟然因你而墮落，今天就讓我來殺了你們，替我曾被人類欺騙的伙伴們報仇。」說完，她把淇拉了出來，她全身被綁上冰做成的鍊子。

「小坤!不要管我了，快點跑!」淇哭叫著。

「難不成，這附近的暴風雪都是因為妳造成的？」我向那兇惡的雪女叫著。

「沒錯，十幾年前，自私的人類一而再再而三破壞了我居住的地方，人類只想到自己，只想到建設和利益。於是我開始不定時製造暴風雪，讓人類付出代價。前陣子竟然讓我發現這女的竟然跟你這人類要好，這是雪女的恥辱，你們都得死。」她的話語中帶著憤怒和怨恨。

說完，她一揮手，天上的雪花融合成了一柱冰錐，朝著我飛來。

「小坤，危險!」我還來不及反應，淇奔了過來，擋在我的面前。

「阿!」我聽到淇慘烈的叫聲，冰錐穿過她的腹部，她倒在我的懷裡，鮮血不斷留著。

「淇!淇!妳沒事吧？」我哭喊著。這一刻實在發生的太過突然，我還在震驚之中。

「哼!愚蠢的女人!為了人類做到這種地步，反正你們都得死，接下來就換你了。」兇惡雪女接著說。

我想起以前看過的故事，雪女最怕火，想到車上應該有放著備用的汽油，我趕緊往停車的地方衝去。「還逃!」她在後面邊追著邊說。一衝到車上，我趕緊拿起前座放的火柴盒還有後車箱放的汽油。她往我這靠近，邊說：「逃不掉了吧!你們人類最後都該是這個下場的。」我立即打開汽油瓶的瓶蓋，往她身上一澆，點了根火柴棒往她丟去。烈燄大火迅速燃起，「阿!」她的身體伴隨著淒厲的慘叫聲被大火所吞噬。

我趕緊跑回淇的身旁。「淇，妳還撐的住嗎?我們趕快去醫院...」我一邊哭著說。

「不用的，小坤。這是我的宿命，但我不後悔。認識...認識你很開心，我第一次知道心暖是什麼樣的感覺。」淇用她微弱的聲音說著。

「妳別再說了...妳不會有事的，走...我們去醫院...」我繼續哭著。

「之後你若看見雪花紛飛，那便是我對你的思念。謝謝你，讓我明白了心的溫度...」還沒說完，她在我懷裡闔了雙眼，不再說話。

「淇！」我不停哭喊著，一根根冰刺，插進最深的心坎裡，好痛好痛，這種失去重要的人的感覺。

第十章

我坐在教室裡，一個人望向窗外。冬天就要到來了嗎？

離開千谷回到家鄉已經半年了，自從那次的事情後，千谷的暴風雪就沒再發生過了，經過數個月觀測，確定該地區的氣壓與氣候狀況正常後。政府也暫時解散了父親在千谷的考察團隊，而父親也在家鄉的一所大學找到了教職。而我，現在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了，主修的是大氣科學。

「同學，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暴風雪的成因。暴風雪的天氣系統，稱為溫帶氣旋。溫帶氣旋是一個低壓系統，風向呈逆時針旋轉，中心氣壓很低，風力可達颶風程度，並帶來持續降雨及降雪，有時更會出現風暴潮...」台前的教授講述著。

「下雪了欸！」旁邊的同學們看著窗外飄落的雪花開始議論紛紛，畢竟，下雪在這個城市並不多見。

我也望向窗外，雪花紛飛。第一次與淇一同在山崖賞景，見的雪花，似乎也是這種樣子。但，一樣的雪，人事已非。

「雪花紛飛，那便是我對你的思念。」想起她的話，心裡有種暖暖的，卻又酸酸的感覺。